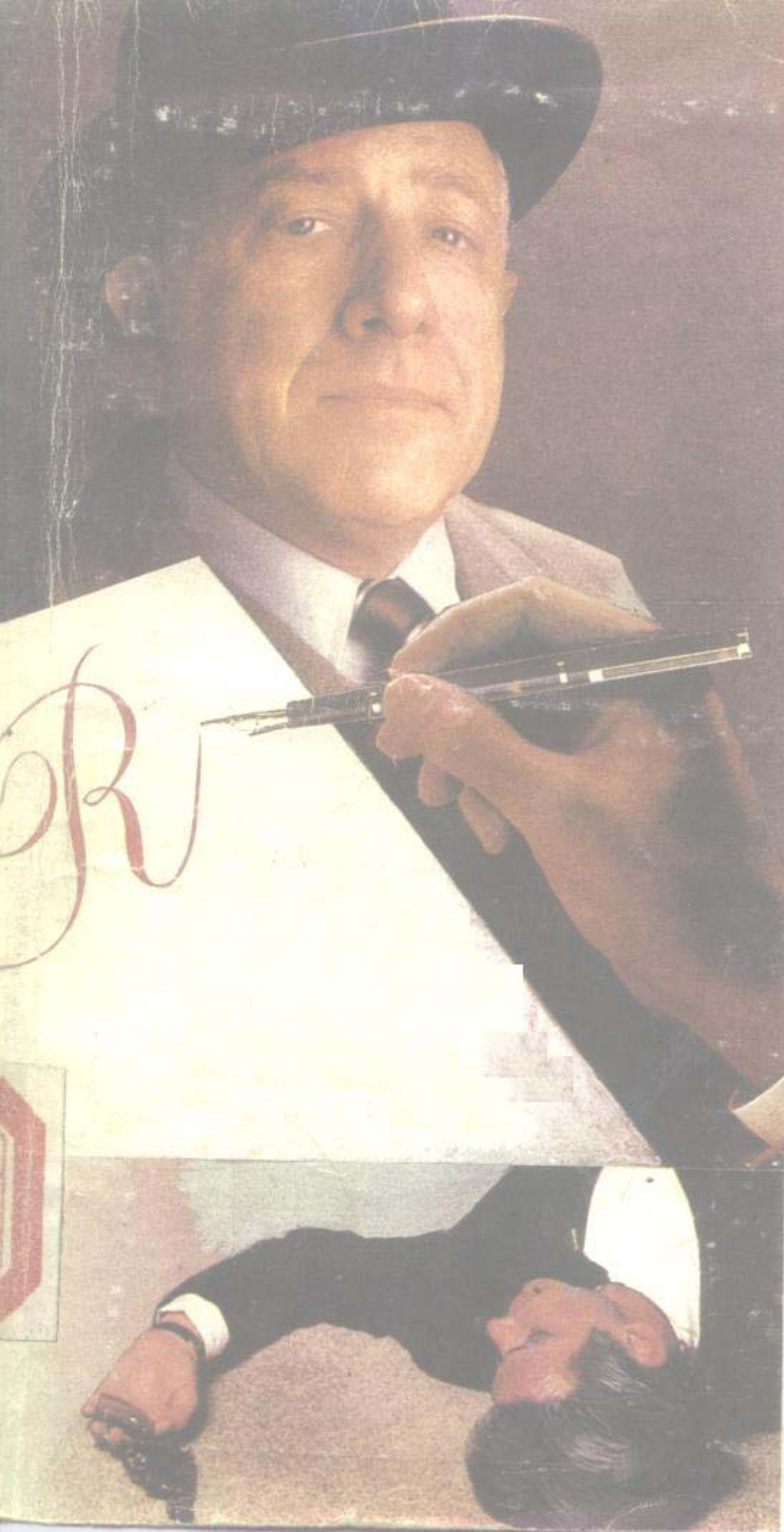


代号R密件

「美」欧文·华莱士

■ 新华出版社



代号 R 密件

〔美〕欧文·华莱士 著

毕均轲 译

楠 柯 校

新 华 出 版 社

代 号 R 密 件

〔美〕欧文·华莱士著

毕均柯译 柯楠校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3.25印张 260千字

1988年12月北京第2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50000册

ISBN 7-5011-0326-7 / I · 37

定价：3.95元

第 一 章

客人登门拜访使他感到意外——他已经忘记了他约定的这次会见，而且在答应与总统共进晚餐之后又忘记取消这次会见——现在他打算尽快和尽量体面地应酬过去。

但是，克里斯托弗·柯林斯并不想得罪这位坐在他对面的来客，因为他显然是个厚道、聪明、敏感而又彬彬有礼的人。要是换个时候，柯林斯准会乐于同他好好聊一聊。但现在不行，今晚不行。他桌子上还有一大堆要批阅的文件，他还要去白宫度过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。

柯林斯决意谨慎地对待这次会见。这不仅仅因为他不愿使此人感到难堪，还因为他不想得罪联邦调查局局长泰纳恩。显然，是局长为了同此人合写自己的传记而鼓励他，甚至是要他来见柯林斯的。谁也不会莽撞愚蠢到要惹得罪泰纳恩，新上任的柯林斯尤其不会这样做。

柯林斯的眼睛转向一台手提盒式磁带录音机，那是他的客人十分钟前放在桌子边上的。录音机还在开着，虽然暂时还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录。柯林斯又抬起眼睛打量了一下这位年纪比他大的人。此人五十五岁左右，正在研究他带来的一张开列了许多问题的单子，他知道时间紧迫，急着要在

单子上找出最有说服力和最重要的问题。

柯林斯端详着他的客人，突然感到此人的长相和他的姓不相称，他忍不住微笑了一下。此人叫伊斯梅尔·扬（伊斯梅尔，意为“被社会摒弃的人”；扬，英文是 young，“年轻”的意思——译者注），姓名和本人根本凑不到一起。柯林斯真希望有功夫问问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。伊斯梅尔·扬身材矮胖，大概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，也可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，也许是苏格兰人的后裔（祖上和犹太人有点血缘关系）。带皱褶的灰制服在他身上绷得鼓鼓的。他的脑袋，中间秃，两边留着几绺稀疏的头发，可怜地梳向头顶，看上去就象头皮上长着连鬓胡子。他长了双下巴颏儿，看样子还在往外长第三个。他那胖乎乎的身子填满了椅子，悬在椅子的扶手上，活象一头搁浅的小鲸鱼。柯林斯最后觉得“伊斯梅尔”这个名字毕竟还是起得挺合适的。

柯林斯觉得此人全然不象一位作家。除了他那副需要擦拭的角框眼镜和熏黑了的棕色楠木根制的烟斗，他一点也不象一位作家。可是，他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代笔作家。柯林斯从来没有会见过这种作家。显然，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代笔作家，为堕落的女伶、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黑人名将和天才军事家写过传记。柯林斯努力回忆是否看过这类的书。他自己没看过，但是凯伦可能看过，他一定要记住回头问问她。

他现在才意识到伊斯梅尔·扬抬起了头，有几分腼腆地望着他，准备提下一个问题。

柯林斯一听到对方提问题，马上想到了一个脱身之计，

一种尽快和最体面地结束这次谈话的办法，一切照直说就行了。

“是问我对弗农·泰纳恩有什么看法吗？”柯林斯把这个问题重复说了一遍。

“是的。我的意思是您对他的印象如何？”

柯林斯顿时想起了泰纳恩的模样。此人喳喳呼呼，蛮不讲理，象是《格利佛游记》中大人国的居民，传奇式的人物。个头和自己不相上下，胸脯宽阔，肌肉发达，短粗的脖子上挑着一颗又小又圆的脑袋，两只总是斜视着的小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，说话粗声粗气。这副外表柯林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他对泰纳恩的内心世界却几乎一无所知。他只需如实一说就万事大吉了，就可以把伊斯梅尔·扬打发走了。

“说真的，我并不很了解泰纳恩局长。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他。我担任这个工作才一周。”

“您担任司法部长才一周，”扬说，很得体地纠正着他，“但是您一直在司法部，根据我的笔记，您到这里差不多快十八个月了。据我所知，您在前任司法部长挪亚·巴克斯特上校手下当了十三个月的副手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”柯林斯承认说。“但是作为副部长，我很少见到泰纳恩局长。不信您去问他，他会证实这一点的。巴克斯特上校确实经常见到他。他们算是有些交往吧。”

伊斯梅尔的眉毛向上扬了一下。“我知道泰纳恩局长没有什么朋友。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，我是从同他的谈话中得到这个印象的。我认为只有他的助手哈里·阿德考克是他的一

位密友。而且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，我多少认为也主要是
工作关系。”

“不然，”柯林斯坚持说，“如果说他毕竟还有密友的话，那
么巴克斯特上校也是一个。我认为有一点您是对的：泰纳恩
局长确是一位孤独的人。如果您回顾一下，我想您会发现
历任的联邦调查局长都是孤独的人。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。
话说回来，我很少见到他，对他全然不了解。”

这位作家不甘就此作罢。他从嘴上取下他那旧烟斗，舔
了舔嘴唇。“但是，柯林斯先生……”他停了一下说。“称呼您
先生对吗？还是称呼司法部长，也许是应该略去前面的定语，
只称部长……”

柯林斯微笑道：“称我柯林斯先生就行了。”

“那好。我想说的是巴克斯特上校在五个月前犯病之后，
您暂时在这里负责，直到一周之前正式任命为止，您实际是
司法部的首脑。据我们所知，联邦调查局在您领导之下。联
邦调查局局长泰纳恩是您的下级，所以您一定接触过……”

柯林斯勉强笑了笑。“泰纳恩局长是我的下级？扬先生，
看来您得多了解一些情况哩。”

“这正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，柯林斯先生，”扬认真地说。
“我就是到这里来打听的。不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同司法部
长、总统、中央情报局以及政府中每个人的确切关系是什么，
我是无法为他写传记的。也许您以为我该去问泰纳恩局长本
人。请相信我，我已经去问过了。他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以
及他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不甚了了，简直令人吃惊。有些事情

我从他那里无法弄清楚。不是他不愿意告诉我，只是他不感兴趣，而且相当不耐烦。他感兴趣的是谈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：他在埃德加·胡佛领导下工作时的功绩，以及他后来辞职和复职的经过。不错，我对这些事情也感兴趣。这些也是传记的重要内容。不过我也想知道他在整个政权结构中占据什么位置——我指的是他和同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。

柯林斯决意要帮忙把这一点搞清楚，即使要花费几分钟时间也在所不惜。“是的，扬先生，我对您开诚布公地说吧。政府手册中规定，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司法部长领导下工作。手册上是这样说的，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根据公共法第90—351号第6章第1101项，联邦调查局长并不是由司法部长任命的，而是由总统根据参议院的提议和同意来任命的。既然联邦调查局长只是同我磋商和研究工作，我没有支配他的最高权力，而总统对他却有这种权力。总统一个人就可以不经参议院的批准撤换他。所以，除了字面上那样规定以外，泰纳恩局长并不是我的下级。象他那样的人，你现在该了解了，不会是谁的下级。我相信泰纳恩象历任的联邦调查局长一样，他知道只要他愿意，他就可以当一辈子局长，而把历任司法部长看作只不过是些匆匆的过客。所以，再回头来谈您原来提的那个问题或那些问题，泰纳恩局长从来不为我工作，我也从来没有和他有更多的联系。没有，就是在巴克斯特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疗中心之后，我作为司法部副部长主管司法部期间，同他也没有什么联系。我很抱

歉，我不能再帮您什么忙了。事实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泰纳恩局长派您来找我。”

扬伸了伸腰，说：“噢，不是他派我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”

柯林斯瘦长的身躯在靠背皮转椅里往上挪动了一下，说“原来如此。”他放心了，他不会有什么对不起泰纳恩局长之处。他可以缩短这次会见的时间而且又不得罪泰纳恩。但他仍然打算象刚才那样好好对待扬。他想给他一点帮助，不管是多么少的一点，好把他高高兴兴地打发走。“不过，言归正传，您是要听我对泰纳恩局长的看法的，为了您那本书……”

“不是为了我的书，”扬急忙说。“是为了泰纳恩的书。这本书署泰纳恩的名字。我是想从同他共事过的人那里了解他的一些情况。即使您不很了解他，我还是希望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给你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吧。”柯林斯说，极力找些稳妥保险的话来说。“我对这位局长的印象——他显然是一位实行家，——一位实干家，一位不含糊的人物。干他那一行，他大概是最适合的人选。”

“在哪方面？”

“他的工作是调查犯罪案，调查违反联邦法的行为。他的工作是查明情况并提出报告。他对调查结果不作结论，甚至不提倾向性意见。其余的工作是我的，我根据他调查的结果提出诉讼。”

“那么，您是实行家罗，”扬说。

柯林斯更加钦佩地打量着他的来访者。“实际并非如此，”他说。“听起来象是这样，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。严格地说，我只是司法部许多法官中的一员。我们不慌不忙、谨慎地工作，泰纳恩和他的特工们则直接从事危险的任务。好吧，为了达到您的目的，我再谈谈我对他仅有的另一点看法，那就是他不论做什么事情，一旦认准了，他就奋力去做，他很偏袒，当然是指好意而言。譬如，现在正在提付表决的第三十五号修正案，一经总统提出，泰纳恩就坚决支持……”

伊斯梅尔·扬插话说：“柯林斯先生，第三十五号修正案不是总统提出来的，而是泰纳恩提出的。”

柯林斯怔了一下，眼盯着这位作家说：“您从哪里知道的？”

“局长亲自对我讲的。他说那是他的杰作。”

“不管他是怎样想的，那不是他的作品。但是您的话印证了我的看法。他一旦热衷于某件事情，就会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事情。您瞧，他的确成了支持第三十五号修正案的主力。他会象别人一样，或许甚至比别人还认真负责地设法使这条修正案得以通过。”

“但是这条修正案还没有被通过哩，”扬平静地说。“对不起，它还没有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。”

“可是，它会被通过的，”柯林斯说。他对那些题外的话有些不耐烦。“只要再有两个州通过它就行了。”

“不过，只剩下三个州没投票了。”

“三个州里面有两个在今晚进行最后表决。我认为第三

十五号修正案今晚就会成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但是，除了泰纳恩局长在通过这条修正案上起的作用外，其他都是题外之话。”他看了一下表说：“好吧，我想谈得差不多了吧……”

“柯林斯先生，还有一件事，如果可以的话……”

柯林斯抬起眼来，注意到了客人热切的面部表情，等他说下去。

扬继续说：“我知道这件事与这次会见无关，但是我想了解你的看法。”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：“柯林斯先生，您喜欢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吗？”

柯林斯眨了眨眼睛，沉默了片刻。这个问题突如其来。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，甚至没有对他的妻子凯伦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。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考虑过这个问题。“我喜欢他吗？”他慢条斯理地重复道。“不很喜欢。真的，不喜欢。说真的，我很少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我一直忙于部里改组的事，我相信总统，还有……还有局长……”

“但是，先生，这与您有关，与您主管的部有关啊！”

柯林斯皱了皱眉头。“我了解这一点。但我仍然相信总统会妥善处理。也许我对这条修正案有些保留。但我提不出比它更完美的东西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发现彬彬有礼的扬先生此刻不那么温和了。柯林斯忍不住想了解一下他的看法，于是问道：“扬先生，您喜欢它吗？您喜欢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吗？”

“严格地只限于你我之间说说，保证不向外传，行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我不喜欢它，”扬直截了当地说。“我讨厌践踏《人权法案》的任何东西。”

“我觉得您那样说有些过分。第三十五号修正案是用来修订和替代《人权法案》的，但只限于在一定条件下，即只是在国内情况十分危急，国家有可能瘫痪或者有灭亡的危险时才会援引它。显然，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迅速地往下滑，而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将赋予我们制止混乱，恢复秩序的某种手段……”

“它将给我们提供镇压的方法。它将以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安宁。”

柯林斯感到有点厌烦，决意要结束这场讨论。似乎人人都知道每件事情该怎么办，每个问题该怎么解决，可是，到他去做时，就不行了。“好啦，扬先生。您了解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。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危机最深刻的时期，犯罪行为 and 暴力行为至为严重。就拿两个月以前一帮有组织的流氓对白宫的袭击来说吧。投弹、机枪扫射，杀害了十三名卫兵和特工人员，打死了七个手无寸铁的游客，洗劫了东厅。英国水兵在一八一四年曾经那样干过一次，此后就再没有发生那样的事件了。但那时我们在和英国人打仗，英国人是我们的敌人。可是两个月以前的那次袭击却是美国人自己干的，是美国人干的啊！处处不安宁，人人自危。您看了今天早晨的电视新闻吗？您读了今天的报纸吗？”

扬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就让我给您讲讲，”柯林斯说。“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城警察局，早班人员开完碰头会，任务分派下去之后，警官们出来上摩托车和巡逻汽车时，遭到了一帮人的伏击。简直是血肉横飞，一场大屠杀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警官被打死打伤。您对这种事情有什么办法呢？还有这样的事实，是一位数学家今天提出来的，他说，今年在亚特兰大出生的人，如果继续在那个城市住下去，每九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遭到谋杀，您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现在遇到的犯罪严重的情况，是我们整个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。您看有什么法子解决？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显然，伊斯梅尔·扬以前探讨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的回答是脱口而出的。“要是我，我就用重建的办法把我们的家园整理收拾好。彻底整顿好。正如乔治·肖伯纳说的那样，应受鞭挞的罪恶不是道义上的罪孽，不是苦难、贪婪、教士的谋害、君王的权术、蛊惑、垄断、愚昧、酗酒、战争、瘟疫，也不是贫穷带来的其它恶果，应受鞭挞的恰是贫穷本身。要是我，我就采取激烈的措施消除贫困，消灭经济压迫、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，从而消灭犯罪现象……”

“现在没有时间来彻底整顿。要知道，您说要采取根本措施，我并不反对。在适当的时候会这样做的。”

“一旦第三十五号修正案通过了，就永远做不成了。”

柯林斯没有心思继续辩论下去了。“扬先生，我很想知道，您和泰纳恩局长在一起工作时，也这样谈话吗？”

扬耸了耸肩。“要是也这样谈话，我就不会在这里了。我

跟您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您是个正派人。”

“我是个正派人。”

“而且——我希望您不会怪我说出这一点——我简直无法理解您和那一帮人混在一起干什么。”

这句话触到了柯林斯的痛处。两个月以前，当他决定接受司法部长这一职务时，凯伦也提过这个问题。当时，他还对她作了一番解释，但是现在，他不打算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重复那种解释。他没有解释，而是说：“您愿意看到另外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吗？愿意看到泰纳恩局长推荐的某个人吗？您知道我为什么接受这个职务吗？那是因为我相信好人会先胜利。”他又看了一下手表，然后站起身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杨先生。没有时间了。您进来时我就告诉过您，我还有一堆案件要复审，然后我还要到白宫去一趟。您瞧，我还会了解更多更多的东西。过几个月之后也许我能向您谈更多的情况，那时您再挂电话找我好吗？”

伊斯梅尔·扬站起来，放下他的笔记本，拿起录音机并把它关上。“假如您还在这里，我会打电话找您的。我希望您还会在这里。”

“我还会在这里的。”

“那我就打电话找您。十分感谢。”

克里斯·柯林斯同作家握了握手，然后看着他摇摇摆摆地朝通向接待室和大厅电梯的会议室走去。

他忽然想起刚才有一件事忘了问问这位作家。“杨先生，顺便问一下，您和泰纳恩局长工作多久了？”

伊斯梅尔·扬在门边停了下来。“快六个月了。六个月以来，每周去一次。”

“好啦，您还没有告诉我，您对他有什么看法呢！”

扬淡淡一笑。“柯林斯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将援引规定不许逼供的第五号修正案，”他咧了咧嘴笑着说：“第五号修正案还有效哩，对吗？”跟着他又加了几句，“这个工作是我的主要生活来源。我绝不用它来冒险。还有，我接受这项为泰纳恩写传记的工作是有点被迫的。再一次谢谢您。”

他走了。

柯林斯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想着他们俩刚才的谈话，想着国内的危机，想着用来结束国内危机的新修正案，想着泰纳恩局长其人，逐项掂量着他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想法。后来他才意识到这太费时间了，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。最后，他坐进扶椅，把椅子移近办公桌，伏在桌上开始审阅放在那里的文件。

他很快就将来访者完全忘掉了。他全神贯注于需要他立即处理的案件——一起跨州绑架案、一项违反原子能法的案件、一件印第安人要求收回家园的案件、一件反托拉斯的案件、一起大宗贩毒案件、一项联邦法官的任命、一件对国会的颠覆阴谋案、一起驱逐出境事件、几起暴乱事件、以及对五起阴谋破坏或推翻政府事件的许多线索。

尽管柯林斯聚精会神地工作着，但他对声音还是十分敏感的。此刻，在静寂的七十英尺的大办公室里，他听到了有人在厚厚的东方地毯上走动的脚步声。他从两堆文件中抬

起头来，看到他的秘书玛丽恩·赖斯从里间匆匆向他走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用马尼拉纸做的大信封。

“这是刚才从马路对面送来的，是当面交来的，”她说。

马路对面指的是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对面——埃德加·胡佛大楼、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。

“信封上标着机要的字样，”她补充说，“一定是局长那里来的。”

“奇怪，”柯林斯说。“他平常送东西来总是在上午呀。”

她隔着写字台把信封递过去，并犹豫地说：“柯林斯先生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就走了。”

他很惊讶。“几点钟了？”

“六点二十分。”

“天啊，那些文件我连一半都还没看完呢。我不该让那个作家老兄占去我那么多时间。”他想了一会儿又说“也好，说不定也会有用处的。那个人挺有意思。”他愁眉苦脸地看了看办公桌上的第一摞文件说：“我看我得把大部分文件带回家去。好吧，玛丽恩，把门锁上走吧。”

“今天您没有时间工作了。别忘了您今晚七点十五分要去白宫赴宴。”

他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：“那大概也是工作吧。”

她还在踌躇，接着，一丝矜持的笑容浮现在她那不大漂亮的长型脸上。“我……我只是想说，柯林斯先生，今天是您担任司法部长第一周年纪念日，我向您表示祝贺。您来这里工作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。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，玛丽恩。谢谢您的祝贺。”

她走了以后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在想玛丽恩交给他的那个马尼拉纸做的大信封。这些天来，从联邦调查局来的好消息极少，所以他郁郁不乐地打开了信封。

他取出来的是六页打字机打出的统计表，还附有一份说明信，实际上就是一张手写的纸条。根据他所熟悉的难以辨认的字迹，根据那滥用的标点符号（破折号居多）和那些仓促草就的缩写词，用不着看署名就知道那是弗农·泰纳恩写的。

好奇心驱使他开始读那张便条。

亲爱的克里斯——

兹奉上最近几个月来全国犯罪案件最新的统计数字——严重极了——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情况——已呈送总统一份，现送您处一份，俾使您能在我们今晚见到总统前得阅此件。请注意谋杀案、骚乱、武装抢劫、跨州绑架等案件剧增的情况。另有一份附件，里面提供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阴谋和有组织的革命分子的线索材料，供您参阅。我们的情况不妙，发展下去就无法收拾。我们要脱此倒悬之大难，唯有使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得以最后通过——但愿今晚能通过。我已通过电话将这些最新的统计数字通知纽约州奥尔巴尼市、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议员们，好让他们在今晚表决以前能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，本来不想让这些触目惊心的材料打扰您，但